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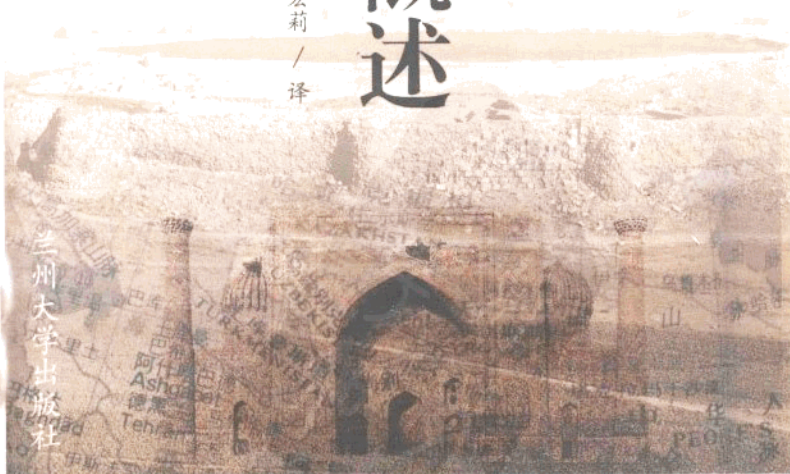
И·札巴罗夫

Г·德列斯维扬斯卡娅 / 著

中亚宗教概述

高永久
张宏莉 / 译

兰州大学出版社



前 言

近几十年来,宗教及其地位问题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大研究课题,它不仅引起学者们的争论,而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如何理解宗教思想及宗教仪式,特别是道德规范和其它宗教价值的作用问题,是人们世界观的一个重要内容。现在,人们与宗教事务活动家的谈话、宗教界人士在各种媒体上的讲话、圆桌会议上的辩论、宗教信仰者与无神论者之间的激烈争论等,都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上述活动的大多数参与者普遍认为,自古至今,宗教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发挥过一定作用。宗教是信仰者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要素。许多信仰者认为,对宗教的追求,不仅能使人们了解人的本质,还可以了解人存在的意义。

一个人生来就信教,仍然是宗教神学的本质。这也是探寻宗教人类学根源的依据。有人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试图混淆唯物主义关于宗教思想的社会本质的学说。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这一课题均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因此,发现宗教的社会实质,揭示某些区域的历史,就目前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本书中,作者力图摒弃对宗教历史意义的庸俗化理解,摒弃对宗教演化及现阶段发展情况的过于简单的评价,与此同时,作者在书中还探讨了宗教在中亚诸民族的历史上所占的地位及所起的作用,论述了宗教自原始社会,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至现代社会的演变过程。在对宗教进行重新评价时,必须抛弃

“永久性概念”的铅版,重视对宗教意识的前景、对话安排的研究,应该承认宗教学说的发展。这种思想首先来源于对建立在诸如民族、社会、意识等之上的全人类价值取向的首次发现的确认。现代科学在宗教历史方面的资料,不仅能够真实地评价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能够促进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促进那些有助于丰富人的精神生活的人文价值和道德思想的形成。

中文版序言

今天,现代历史学可以用另一种形式,来展示古老的东方社会的发展历程,揭示东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及精神文化特点,反映古希腊艺术的发展过程,表现宗教观念和科学知识产生的根源及演化进程。“古代东方”这一概念的历史背景和地理范围已经扩大了不少,古老的东方文明的民族文化传统不断相互影响,其相互影响的界限也得到了延伸。

中国和中亚都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其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明。双边关系渊源流长。中亚位于丝绸之路的要道,正是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那些被专门的商队运送来的各种商品不仅得到了交换,人们的精神文化也得到了交流。考古研究为科学提供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资源,一个重大的历史时期涵盖了近几十年来所进行的所有考古研究。

大多数东方国家,一般来讲,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这种多民族特性既反映在各种文化领域,也反映在人们的世界观中。从原始社会至世界性宗教产生期间,是民族文化交流的活动期。各种文化互为补充,前所未有,因此创立了各具特色的不同宗教流派。大概,佛教就是在此条件下通过中亚传到中国的。佛教从印度传到中亚,再经过古巴克特利亚、粟特,沿着古商道,到达更北、更东的地区,直至西域等地。大量的考古遗迹、文献资料,其中包括汉文的文献资料,都能证明,佛教在中亚曾经广泛流传过。

根据各自的自然地理条件、传统生活方式及世世代代在历

史上形成的民族社会体系,每个社会都形成了一定的世界观和道德观,而这些世界观和道德观是建立在一定的宗教观念之上的。民族-国家的和世界性的宗教就是如此。这些宗教经受住了上千年的考验,保留了基本的原则和思想。在各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遗迹中,都能找到宗教思想和原则的反映。

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有 4000 多座文物遗址,既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也有现代的大型建筑物,其中包括许多宗教遗物,有最早的宗教形象——图腾崇拜的动物造型、小型的泥塑人像、大型佛陀造像,还有多所已成为今天的朝拜地的圣地。

所有这些古迹,都是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综合反映。它们分布在从古老的中国到西欧的丝绸之路上,这一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综合体在汲取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人民最优秀的、最先进的文化的同时,不断地发展、变化和更新,并以其独特的地方色彩进入了世界文明之列。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发挥过巨大作用的不仅有社会经济状况,而且还有各种宗教流派,不但如此,各种宗教流派还加剧了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的专门化。

希望本书能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中国读者关于中亚的宗教历史知识,能够促进我们两个古老民族之间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加强。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功勋科学工作者

哲学博士、教授

伊萨·札巴罗夫

2001 年 11 月 20 日

目 录

前言	(1)
中文版序言	(1)
第一章 无神时期和宗教的根源	(1)
第二章 “新石器时期的维纳斯”和善者之神	(15)
第三章 中亚的“野蛮人”及其神、风俗和仪式	(27)
第四章 是琐罗亚斯德教教徒还是偶像崇拜者?	(39)
第五章 众庇护神、圣像及祭祀	(59)
第六章 伊斯坎达尔的诸神、大贵霜及帕提亚的守护神	(79)
第七章 中亚的佛陀、雅赫维和基督信徒	(98)
第八章 强大的花剌子模、粟特及塔什干(沙什)的圣殿和神祇	(126)
第九章 中亚的伊斯兰教	(155)
第十章 苦行僧僧团和圣师——庇护者	(187)
第十一章 沙皇政府“监管”下的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宗教界	(212)
后记	(234)
译者的话	(237)

第一章 无神时期和宗教的根源

现代科学已拥有相当丰富的材料,让人们来重新描绘人类社会产生的真正历史面貌。这些材料不仅能描述人类社会经济和生产关系的形成过程,而且还能描述人类远祖精神生活的形成过程。然而,对于人类的出现,宗教学理论则提出了另一种意思十分完整的解释:即无论是人,还是所有的其他生物;无论是地球,还是宇宙,都是由“超自然力”按照“神的旨意”创造的。所有被“神的旨意”预先规定好的事物,都毫无例外地有着必要的联系,并产生着相互的影响,其中包括人类在信仰上的先天需要,以及人在宗教思想上的禀赋。

人的起源以及意识形成的问题,也包括宗教意识的形成问题,是十分复杂和矛盾的,由此也产生了不同的理论和见解。到目前为止,人类出现大约已有一百万年的历史。本世纪^①六十年代在非洲的考古发掘,更加扩大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然而,直到今天,对这个问题仍然缺乏一个统一的认识。合乎逻辑的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即社会关系形成的复原任务,是一项特别困难的工作。

一致公认的意见是,一切生物中,只有拥有意识和意志的

^① 指二十世纪。——译者注。

人,同时又是一定社会共同体的人,从本质上来讲才能进行生产活动。远在几十年前,人们认为,爪哇直立猿人是最早进行生产活动的生物。随着南方古猿的发现,人们得知,南方古猿不同于类人猿科,他们能够用后肢行走。在防备敌人或获取食物时,他们会使用石头、棍子和其它一些天然的工具。后者渐渐被人们当作是爪哇直立猿人的先辈。南方古猿还不是生产者,但毕竟能够借助自然界的工具来适应周围的环境。

南方古猿遗迹是 1972~1977 年在埃塞俄比亚的哈达尔(Хадар)及 1985 年在肯尼亚的图尔卡纳湖两岸发现的。它们再次证实了理查·李基(Richard E. F. Leakey)在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峡谷(Olduwai gorge)及后来在埃塞俄比亚所发现的遗物的基础上所做的结论。理查·李基断定,接近于爪哇直立猿人的南方古猿的年龄约为三百万年,最后的估计是 290~360 万年。按照理查·李基的看法,在奥杜威峡谷的石器发展中所出现的那种石器断口并不意味着别的,而是生产活动摆脱动物的、机械的形式的起源,也就是说,是思维、意志、语言形成的开端,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开始形成的,它与人类自身的起源有关,属于 160 万年前的某一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社会关系正在逐渐形成,首先是生产关系及社会经济联系的形成,以及生产力的发展。这些形成不仅包括劳动工具的改进,而且包括作为正在形成的人类社会当中生产力重要因素的人本身的进化。

人的体型也发生了变化,向 *Homo sapiens*(现代人),也就是“智人”类型方向转变,“智人”乃是人的现代类型。在正在形成的人当中,明确地划分出爪哇直立猿人、北京猿人及与其类似的其他猿人。在苏联的人类学和考古学文献中,两种突变的理论把人和社会的形成分成两种性质的不同阶段:正在形成中的人

的原始群(远古人类及古代人类型)和现代体型的人的原始公社时期(尼安德特人及智人类型)。

一些研究者认为,涵盖很长历史年代范围的第一突变阶段就是宗教前时期。^①同时应该指出,古代直立猿人在本能和习惯上所具有的某些固定的行为方式,还不能证明他们已具有表达各种复杂情绪、抽象概念及受道德规范制约的能力,而只表示他们具有宗教信仰的萌芽。他们的思维还不发达,因而,他们也不具有概括和抽象能力。宗教观念萌芽的产生,还需要一定的认识论根源。

因此,在自然力面前,人们表现得软弱无力,根本没有能力经常检验自己的活动结果,而这种能力必须在经历了意识形成阶段、各种抽象概念及心理感受阶段之后,才能实现。

人的体型的变化,对于正在形成中的人的生产活动的发展,以及各种经济形成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许多农作物的出现和原始人村落数量的增加,证明了居民数量的普遍增加。人们迁居范围的扩大,也很能说明这一阶段的某些问题。

众所周知,那个时期,在现在的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外高加索、高加索、整个东南亚及中国南方都有人居住。古代人在逐渐向北迁移的同时,开始定居在中亚、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南部及远东、蒙古、朝鲜和日本等地区。^②

有关尼安德特人的情况,学术界已积累了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不仅能够描述尼安德特人的体质外貌和生活方式,还能对他们的意识和心理活动作出相应的解释。尼安德特人的葬式也提供了许多有说服力的事实,这些事实证明,人类的意识水平

① B·Φ·齐布科维茨:《宗教前时期》(1959年)及其《无宗教的人》(1967年),莫斯科。

② Ю·И·谢苗诺夫:《人类历史的开端》,第204~205页。

和精神文化水平已经有了较大的提高。目前,学术界已经掌握了 20 多例尼安德特人的遗骸情况,它们都是经过刻意的和明确的宗教仪式之后才埋葬的。还应该重视扎格罗斯山(伊拉克)沙尼达尔山洞中的遗物,因为在那里也找到了刻意埋葬的遗骸。这些人大约生活在距今 6 万年前,那一时期被称作莫斯特时代晚期。从墓中放置的八种植物来看,五种具有治病的特性,一种能够食用,还有一种既能治病又能食用。我们的远祖大概就是这样认识草药的。

人们在莫斯特(Ле-Мустье)、圣沙贝尔(Ла-шапель)(法国),在基可·柯巴(Кник-Коба, 1924 年在前苏联克里米亚)发现 1 期和 2 期山洞,在斯塔拉列西耶(Старалесье)(克里米亚)、达步恩(Табун)、卡夫泽赫(Кафзах)、盖巴拉(Кебара)(巴基斯坦)和捷希克-塔什(Тешик-Таш)^① 都发现了明显具有宗教仪式特征的葬式。尼安德特人供给死者的食物、工具和器皿,都可以作为这些遗物的证据。所有这些事实都使人们有可能作出推论:这种葬式的产生是源于人们对死者有灵魂及阴间生活信仰的出现。引入注意的是,在所发现的许多墓葬中,尼安德特人的骨骼大都是侧曲状,面朝西或朝东。在这方面,苏联考古学家 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А. П. Окладников)有过惊人的发现。他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捷希克-塔什山洞中发现了尼安德特儿童的墓葬。墓葬中儿童的周围摆了一圈山羊角。

然而,一些学者中有几种关于尼安德特人葬式的矛盾解释。例如,一部分研究者,如 С·А·托卡列夫(С. А. Токарев)、В·Ф·齐布科维茨(В. Ф. Зыбковец)、М·С·普立谢茨基(М. С.

^① 另译“切舍克·塔什”。——译者注。

Плисецкий) 否认这些葬式与宗教信仰有某种联系; 另外一些学者, 像 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Ю·И·谢苗诺夫 (Ю. И. Семёнов) 则认为, 在某种程度上, 这些葬式无疑与图腾崇拜观念的产生有关。图腾崇拜的作用十分突出。带着这种研究观点, 让我们再回到捷希克-塔什的葬式上去。六对山羊角围成一个圆, 里面安放尼安德特小男孩^① 的尸体, 这恐怕并不是偶然的行为。与此同时, 羊角的摆放形式非同一般, 几乎是底朝上垂直倒立着, 即用羊角尖插入地下。在巴基斯坦的卡夫泽赫山洞中发现的儿童墓葬, 也与此十分类似。这个儿童的年龄约 13 岁, 从尸体的姿势来看, 他仰面躺着, 两手交叉放在胸前, 扁角鹿的鹿角摆在交叉的手上。另外, 还有一系列相类似遗址的发掘报道: 在拉扎尔 (Лазар) 山洞洞口有完整无损的狼的颅骨, 某些秘室和坟场有熊和其他动物的颅骨。在奥德萨州伊里因克村 (Ильинк) 的山洞中, 苏联考古学家 А·В·杜勃罗沃里斯基 (А. В. Добровольский) 找到了 800 多具熊骨, 这些熊骨藏在山洞的墙体中, 并用石灰石将其围起。另外发现的两具动物颅骨, 大概是藏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附近的阿曼-库丹 (Аман-Кутан) 山洞中。

如果考虑到上述颅骨及骸骨是动物的骨头, 狩猎动物又是原始公社成员生存的源泉, 那么, 完全可以断定, 在原始人中存在某种极其简单的神秘观念, 所有尼安德特人在安葬时的“朝向”因素——朝西或朝东, 即朝着日出日落的方向, 也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巧合。毫无疑问, 这些事实表明, 尼安德特人对周围世界有着某些初步的认识。由此看来, 尼安德特人的葬式, 不仅证

① 近期有人提出, 在捷希克-塔什发现的尼安德特儿童遗骸是女童的。

实了他们对已故亲人的关怀,而且还表明他们对逝者的恐惧。这些也可以说明,在尼安德特人当中存在着对超自然力量及神秘力量较模糊的信仰。

人类神秘的、宗教仪式上的某些行为,有时是与动物的颅骨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收集和保存被猎杀动物的头骨、颅骨及骸骨的习俗,在全世界许多地区都广泛流行。几乎在所有处于阶级社会以前阶段的民族中,都存在这一现象。许多现代民族学家都发现过这类遗迹。在中亚的许多民族中,羊、牛、马和骆驼的颅骨和骸骨普遍受到人们的尊崇。这些东西一般被挂在树上、柱子上、竿子上及房屋、葡萄园的门上。当然还能举出许多民族学有关人与动物相联系的、神秘的和宗教仪式等观念上的相类似现象。

因此,在人类历史上存在过一段较长的、被学术界称作前宗教的时期。如果说,人和社会的形成发展过程是在尼安德特人时期完成的,这一过程延续了一百六十万年之久,人的思维意识、意志逐渐形成,并出现了宗教观念,那么,前宗教时期的延续时间至少为一百五十万年。按照赞同两次突变观念的时期划分,人类社会的形成时期,在学术上被称作“原始群”时期,包括了相当长的时间范围。因此,在人类历史上,前宗教时期也包括了相当长的时期。所有精神文化的起源,包括宗教和全人类的价值观,都必须在人本身的实践活动、生产、生活及劳动环境中去寻找。其中一方面,就是物质财富和劳动工具的生产,它们是客观存在的、不依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转移的;另一方面,就是人们之间的客观的相互关系。社会实践也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它们既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掌握程度,又体现了对人本身客观生活条件的掌握。没有对这种现象认识上的辩证观,就

无法寻找精神文化——包括宗教文化产生的真正源泉。

考古学和古人类学资料都证实,远在人类历史萌芽时期的劳动活动过程中,原始人就开始改造自然,努力使大自然为人类服务。原始人借助劳动工具和自然界的力量来满足自身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当然,人们对自然界影响的性质和深度,取决于人们的生产力水平,首先是劳动工具的状况。

在某种程度上,宗教文献承认社会环境和生产关系对人的个性形成的影响。然而,神学家在赞同这种原理的同时,还坚持认为,对于成熟时期的人来说,人所具有的最初始的精神心理是十分必要的。他们竭力证实,在人类的发展中,某些纯理性的、无法解释的“残迹”、纯粹生物学的、遗传学的因素,并未被简化成社会影响。但是,能够用来证实神学家及社会学家的这种关于人生来就具有信仰的资料,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在这方面,唯物主义的观点可以归结为,只有进入到社会历史环境中去,正在形成中的人才能够成长起来。劳动活动始终是社会历史环境的决定因素。在这种历史环境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社会的形成,既包括了生产关系的形成,也包括了思想意识的形成。当然,各种关系的形成只能通过意识。因此,作为人们劳动结晶的社会意识及其发展,就是社会形成的一个要素,人类社会的形成也是与人的自身的发展同时进行的。

人们的实践活动过程越来越多地证实,每一个人的存在都与(部落)联盟其他成员的命运、与集体的命运有着牢不可破的联系,所有这些总和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那些物质文化的遗址是人类历史发展、人的体质及精神风貌在物质上的具体反映。劳动工具、山洞及地面上住宅的遗址都证实,尽管劳动工具、加工技术及居住条件的改善十分缓慢,但都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

艺术的产生,也是人们劳动实践和技术有规律发展的结果。

原始艺术遗址清晰地证实,当时人们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对野兽的关注方面。有关野兽的题材,是艺术家创作的主要对象。当然,如上所述,野兽也是艺术存在的源泉。古代的艺术家长并未将野兽拟人化,而是把自己“兽化”。^①动物神大概就是这样出现的。在中亚,一些峭壁上的岩画证实,人类对自身形状的处理十分原始,而与人紧挨着的野生动物的轮廓却较完善、充实。

在山径、河岸及泉水边可以看到许多岩画。人们认为,其中一部分岩画的出现是与猎人的狩猎活动相联系的,并且表达了人的神秘的宗教观。

魔力是宗教最古老、最原始的表达形式之一。它的实质是对超自然力及其威力的信仰。这种超自然的力量是作为人的本质来理解的,而它对人类的作用,则被认为是具有超自然的威力。这些作用是被单独接受的。例如,某些魔力的程序应用在狩猎前。和狩猎后一样,心理放松的需要要求猎人在手势动作和言语表达上来反映刚刚进行过的活动。为了与强烈的手势及喊声相呼应,狩猎岩画就逐渐采用了舞蹈和歌唱的形式。

一般来说,岩画的内容十分简明易懂,没有超出日常生活的范畴。所画的动物,对于某一个地方来说具有典型性。通常,猎人所捕猎的野禽在当地十分常见,这是具体的感性认识形式的证明。

到了旧石器时代高级阶段,人的思维开始转向抽象,峭壁上出现的几何图形可以证实这一点,这些几何图形占有岩画总数的10%~15%。往往是先画一个动物,再画几条表示数量众

① A·A·福尔莫佐夫:《苏联境内的原始艺术遗址》,莫斯科,1980年。

多、与脊背平行的线条和几个角,来代替画一群具有特定动物形象的图案。

关于旧石器时代宗教的社会起源问题,人们还未达成一致意见。一些专家认为,宗教的产生晚于艺术的产生,宗教利用了绘画形象的方法,由艺术再现现实。另外一些研究者认为,艺术和宗教是同时出现的。А·Д·斯托里亚尔(А. Д. Стольяр)的研究充分说明,还在旧石器时代的低级阶段,艺术就产生了,并且在整个旧石器时代经历了“自然创作”、“自然模型”的阶段。在雕塑这一时期,先是圆形样式,然后是扁形样式,再后来就具有旧石器时代典型特征的雕刻和绘画形式。^①因而,宗教并非产生在人们思考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是如何发生的过程中,而是产生在认为人的某些行为结果必须依赖于其它力量才能实现的意识过程中,这些力量不同于人的自然能力。人们在实践的尝试过程中,无论如何也要保证目的的实现。于是,那种被称为魔力的观念就开始出现,并慢慢被人们接受了,这是宗教的最初级形式。

岩画中所表现的图腾崇拜观念,并没有立即变成宗教的东西,而只是当仪式及神话出现的时候,它才具有宗教的含义。^②甚至有人认为,图腾崇拜是“社会意识形式的最早萌芽”。^③在图腾崇拜的观念中,有机界和无机界似乎都经过了人格化活动。岩石上所描绘的狩猎场景,强调的不是猎人及动物行为的意义,即这些独立的客体的意义,而是猎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联系。没有完整的造型,构图简略,形体众多,这是新石器时代的特征。图腾崇拜是人类集体共同意识最原始、最古老形

① А·Д·斯托里亚尔:《造型艺术的产生》,莫斯科,1985年。

② А·埃里金:《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莫斯科,1952年。

③ А·Д·阿弗捷耶夫:《戏剧的产生》,莫斯科,1985年。

式的体现,不同的原始氏族成员的信仰,因为特定的动物个体的崇拜而极其相同。

随着狩猎题材有规律的分化,旧石器时代人们的创作范围逐渐增大,情节逐渐增加。这些情节排除了实际意义,比如蛇的形象,可以说人们对它具有了认识论上的意义。就此而言,人们还把它作为使抽象概念形象化、具体化的表现手段。根据人们对周围世界虚构、抽象的认识发展,抽象概念在人的意识中才逐渐形成。例如,原始意识演化中所有新因素的证明——鸟的特定形象就起这样的作用。

中亚造型艺术的萌芽,大约产生在旧石器时代的高级阶段。当时,狩猎场面的内容越来越复杂,开始有狗和已驯化的动物的造型,后来它变成狩猎用的动物,还有骑着马的人。根据这些岩画的造型,我们基本上能够弄清动物被驯化的不同阶段(直到套着动物的大车出现)。

因此,造型艺术的遗址记录了人类意识演化的基本过程。旧石器时代末期的社会意识、抽象思维形式越来越发达,狩猎者集体行动的概括形象和“部分代替整体”的象征符号业已存在。旧石器时代末期的标志,就是图腾崇拜和魔力崇拜观念的形成,可能还有某些与这些崇拜有关的仪式行为,如准备狩猎的过程或狩猎后的行为形成等。

在某些地方是否还存在着更复杂、更广泛流行的仪式,由于缺乏资料,很难确切地说明。上面所提到的捷希克-塔什(乌兹别克斯坦)山洞中的尼安德特儿童的骨骼化石,对初步断定在莫斯特时期(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存在丧葬仪式的假说提供

了依据。^① 无论怎样,到中石器时代后期,肯定存在着固定的丧葬仪式。例如,在卡依留(Кайлю)窟(土库曼斯坦)附近的海边残丘里发现的两具骨骼,他们仰面躺着,手臂交叉放在骨盆处,在骨骼上保存着红赭石的痕迹。在墓中还发现了海贝制成的项链。这是在墓中存在固定丧葬仪式的最早证据。红颜色的赭石象征着“生命的力量”,它是死者继续存在于彼岸世界所必需的力量。^②

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扎拉乌特-萨依(Зараутсай)壁画和其它一些遗迹是相当有趣的,它们属于中石器时代。壁画位于悬崖峭壁的顶端或崖壁,^③ 其大小和内容迥异,多数与狩猎有关。象征性符号的存在及与世界其它地区的洞窟造型相类似的造型的存在,是扎拉乌特-萨依构图的有趣特点。各种色调的赭石均被作为颜料,这一时间可以确定为公元前8~公元前4世纪。在帕米尔(特别是沙赫特山洞),相类似的造型也相当有名,同样也充溢着原始狩猎魔力的遗迹,而且很像扎拉乌特-萨依的壁画。除了扎拉乌特-萨依,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萨尔米什-萨依(Сармишсай)、比林-萨依(Биринсай)、卡拉哈尔瓦克-萨依(Карачарквасай)、科克-萨拉(Коксара)、伊桑-萨依(Исансай)、塔卡-塔什(Такаташ)、巴什基齐尔-萨依(Башкизилсай)、捷拉克里-萨依(Тераклисай)、恰达可-萨依(Чадаксай)、查拉克-萨依(Джараксай)和其它一些地方所发现的岩画形式,也都具有鲜明的魔力崇拜特征。吉尔吉斯的阿

① А.П.奥科拉德尼科夫:《捷希克-塔什山洞尼安德特人的原始村落遗址和丧葬仪式研究》,载文集《捷希克-塔什》,塔什干,1949年。

② В.М.马松:《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的中亚》,莫斯科-列宁格勒,1966年,第65页。

③ А.罗根斯卡娅:《扎拉乌特-萨依》(随笔),莫斯科-列宁格勒,1950年;Ж·卡比罗夫:《扎拉乌特-萨依的古岩画》,新西伯利亚,1976年;Ж·卡比罗夫、А·萨布拉耶夫:《乌尔塔奥西耶考古研究》,塔什干,1990年。